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杜 衡
徐 霞 村
黑 婴 卷

087

087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87, 杜衡、徐霞村、黑婴卷/徐俊西主编;
王纪人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863-0

I. ①海… II. ①徐…②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787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胡远行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87

杜衡 徐霞村 黑婴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王纪人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w.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625 插页 5 字数 397,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63-0/I·2966 定价: 51.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杜 衡

怀乡集

自序	3
海笑着	5
蹉跎	19
怀乡病	30
王老板底失败	43
墙	54
人与女人	64
重来	77
蓝衫	97
在门槛边	106
叶赛宁之死	118

漩涡里外	125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279

徐霞村

古国的人们

五十块钱	291
唱	297
烟灯旁的故事	304
L 君的话	309
英雄	318
爱人	331
“悲多芬”先生	339
邢二嫂	347

巴黎游记

阿多斯号	353
在巴黎	367

黑 婴

帝国的女儿

雪	383
五月的支那	395
南岛怀恋曲	403
沉没的船	409

帝国的女儿	416
春光曲	422
新加坡之夜	439
不属于一个男子的女人	449
上海的 Sonata	460
没有爸爸	479
深秋	488
破灭	492
爸爸上园口去	496
流行时疫患者	501
编后记	513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517

杜 衡



怀乡集

自序

《怀乡集》可以说是我底第一个创作集，虽然在以前，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这三年间，我也曾发表过一些作品，并且也出过一个自己也极愿意被人忘记的小册子。这以后，有整整三年之久，由于生活，环境，更重要自然是思想底变换，我是压根儿就没有创作过一个字。现在，有许多朋友都当我是永远“死抱住文学”的，其实在那个沉默时期内，我倒的确也打算过文学永远放弃，去从事旁的事业。我时常相信，许多事业都是比文学更有意义的；文学是没出息，无论对于社会，对于自己个人。

可是到前年，即一九三一年，年尾，在家里做了半年“陶渊明”实在做得太没劲了，才想起旧调重弹，再来这一手。那时候，尤其是由于望舒底激将式的鼓励，我居然把久荒的砚田重新耕植起来，写了一篇叫做“汐”。（此篇后来经过改作，易题为“海笑着”，还收在这个集子里。）“汐”第一遍写成时的效果似乎不大好。接着写“蹉跎”，我才对自己底作品有了自信，而且有勇气把以前曾经发表过那些拉拉杂杂的东西鄙弃了。蛰存在这时担任《现代》编辑，我那些本来不打算急乎发表的东西居然有机会的发表，自然很愉快，便一连写上好几篇，到去年年尾，积成了这部《怀乡集》，而对于文学的热心，便冷锅里爆出热栗子来似地，回来了。

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自己是拿文学做逃避，我不想否认，如一位

最值得钦敬的朋友所说,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抱,才来抱住文学。因此,在对于文学的热心恢复了之后,我还时常以为,文学是没出息,尤其是对社会。我是感情的地倾向于这样想,可是我底理智却不许我这样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是被这重矛盾所支配着。

出于理智,我曾经在一本专登录创作底计划并材料的备忘录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不要相信文学作品是纯粹的艺术,它也是科学,也是教育。”

希望常常用这话来提醒自己。

可是每逢写作,我是往往注力于艺术的完成;在许多应当听从理智的时候,我时常害怕伤于感情底虚伪以及事实底架空。用一套陈旧的名词来说,“真”(科学性),“善”(教育性),“美”(艺术性),这三者直到现在都不能在我底作品里得到一个适当的调和。这三个要素,我有时候是只能顾到两个,有时候甚至只顾到一个。

自然,我在这里应当把得不到一个调和的“所以然”留给当世的批评家去说,例如“作者是被自己底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所限制住了”这一类话。自然而又自然,我是根本没有必要否认自己底阶级出身的。

在一本作品集底自序里,似乎本来就不必写上这些类似“自我批评”的话;但既已写上了,也就不打算毁纸另写。

集名《怀乡》,并不一定是我自己特别喜欢“怀乡病”这一篇;在一些并列的作品中,朋友们自然有说这篇好,那篇差的,而自己却老实称不出一个分量来。不过,我在过去一年中大都是写了些“时代落伍”的人物。我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虽然处心积虑地指出他们底必然的没落,可是终于还免不了流露着一些偏差与宽容,尤其如“重来”,“蓝衫”等篇所表现的。Le mort saisit le vif 这些过去的骸骨正不知道在把我拖往那儿去,现在披阅全集,名曰《怀乡》,也算给自己解释,也算对自己嘲笑吧。

一九三二,四,五。

海 笑 着

—

“你总得告诉他,至少在事后,”炎之一只手靠住铁栏,挨近她去说。

然而她却在对大海出神。太阳在水面撒下了金色的网,一万顷的晴光炫耀在她眼前。她晴朗的心里似乎也有个小小的太阳在微笑了。海上的心,像自由地飘浮着的海船一样,它不会想起曾经把它缚在码头上的铁索来。她爱自由,自由是多么美丽的!

“芸仙”催促的声音又开始了。“你应当给吉甫一封信。”

吉甫? 那个遮断了她对于未来的憧憬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她憎厌提到这么一个人底名字,是比任何时候都厉害。而且还有这么一个“应当”,好像在他们之间存在什么责任似的。这话怎么也会从炎之嘴里说出来!

“可是应当怎么样告诉他呢,你说?”

“那可随你了,反正又不是瞒人的事。”

这倒也不错,什么都可以告诉人。何必定要把自己当作淫奔的妻子呢? 她很可以坦白地承认了一切,而且无需乎脸红。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丈夫;除了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外,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一个丈夫,他可以把妻子在家庭的牢狱里软禁一世,

永远不使她有做人的机会吗？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女子都需要反叛的。

“这信，我可以这样写——”她没有说下去。她想说的是：把它当作代表所有女性反抗家庭的总宣言。然而这口气是太大了，反显得有点孩子气；而且炎之一定会笑她，假使她真这么说。

她自己想起都笑了，海也在晴光下笑着。

一个疑问记号在炎之底眼光里作了刹那的显现。

“我们下去吧——不，我自个儿下去，不要你看着我写信。”

拿起了笔，她便感到思想底进行没有平常顺利。“吉甫——”当然用这么一个无需乎形容词的名字来开始，没有问题。然后？——真是，又不做什么大文章，只要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完就得。

“在天津发出的信上告诉你的计划，我现在已经实行。昨天我上了回南方去的船。要请你原谅的是，没有在事前得到你底允许”——什么“允许！”改成“同意”吧；“同意”还可以不必——“没有在事前使你底知道。”——这很不错！——“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能让你用无理性的固执来阻止我。我突然回南方去，你千万不要怀疑有什么别的动机；这动机非常单纯”——其实，他要是聪明一点，不说就该明白了——“就再说一遍吧，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名义上是你底妻之外同时本身也还是一个人，因为我要去找寻做独立的人的机会。”——这两句话好像是从什么地方抄下来的，她觉得。然而至少他不会知道。而且一定不赞成。真讨厌，那种没有理性的固执！——“这意思我早已在多方面对你表白过了，你懂得吗？”——她有点气愤了——“人应当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呀！”

这算是一节；她停下笔来听水波底澎湃。

“现在我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可以重来北方，”——其实，这也可以不必说，不过写上了也没有什么——“但至少要等到事实使你明白了一切的时候”——这又说得不清楚，应当改做：——“要

等到你确实觉悟了的时候。”——这还不明白吗？——“到上海，我相信在短期间就可以找到一个职业：陈先生”——这何需隐瞒！自己底老师，某一个女子底丈夫，两个小孩底父亲，何况他又亲眼见到过！——“已经允许竭力帮助我。”——叫人“帮助”不就是依赖：他自己要位置的时候难道没有找过老师？——“陈先生，他刚巧”——管它，就这么说吧——“也同船往南方去。……”

然而她开始感到笔底重量了。搁起笔，把那一页信纸来重读，无论如何，她读到提起陈先生的地方，总觉得多少有点不自然。

为什么刚巧和炎之在一块儿呢？

不，她用不到报告得那么详细。单写上三两行可不是更干脆？想着，她又提起笔。

衣服底绰绰声使她本能地回过头去。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闪进来的炎之正带着笑脸在后面偷看。

“你来干什么？”

“看你底信。”

“不给，”媚笑着，她把信纸掩过。

信纸底掩过，这分明是说，今天是不可能再把它写下去。你看，暮色已经从小窗洞浸淫进船舱里来，不久便是晚餐的时候了。不要把海上落日的那幅奇景错过吧。信，反正是要到上海之后才能发。有明天，明天可以继续写。

连接的几个明天都过去了，像一个个地飘过的波浪。

然而连接的几个明天却每一个都加添了写这封信的困难。假使你经验过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一起的那种情形，你是不会怀疑这回事的。现在，放在他们眼前的是只剩下一个明天了。

不，在他们跟前的不是明天，是这样的夜，这样的海，这样的月色，每一个原子都充满了神秘的默示的空气。男的用口笛吹着一支流行歌曲底断句，随后便浸入沉默。女的感到一阵阵晚风在吹散那升到她颊上来的热气。她没有话说，他也一样。他们何必说呢？这样的月色，这样的海，这样的夜，它们已经说了一切，说了他